

· 孙思邈研究专题 ·

《备急千金要方》心系病症“针药结合” 思想探析

李依梦, 徐天成, 徐斌

(南京中医药大学针药结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23)

摘要: 心系病症具有病程长、病情复杂、病况凶险的特点, 其治疗备受关注。孙思邈提出“知针知药, 固是良医”的观点, 反映出早期针药结合思想。文章以归纳《备急千金要方》胸痹、惊悸、癫痫3个病症的用药选穴特色为切入点进行总结: 重用温药、风药, 制剂类型丰富; 重用灸法, 多以救急, 强调多脏同调、疏通经络, 进一步明确“脏腑-经络辨证”为针药结合的核心内容。以期传承及发扬孙思邈的学术思想, 充实针药结合学的理论, 为针药结合治疗心系病症拓宽思路。

关键词: 针药结合; 《备急千金要方》; 孙思邈; 心系病症

Exploration on thoughts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edicine combination of heart disease from *Beiji Qianjin Yao Fang*

LI Yimeng, XU Tiancheng, XU Bin

(Key Laboratory of Acupuncture and Medicine Research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treatment of heart diseas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a long duration, complexity, and ferocity of the diseas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SUN Simiao's view that 'a good doctor should know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edicine' reflects the early idea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edicine combin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ection of medicine and acupoint in the three heart diseases of chest discomfort, fright palpitation, and epilepsy in the *Beiji Qianjin Yao Fang*, including reusing of warm and windy medicines, rich types of preparations, reusing of moxibustion, mostly to save the emergency, emphasizing co-regulation between multiple internal organs, unblocking the meridians. It further clarified tha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zang-fu viscera and meridians' is the core content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edicine combination. It is hoped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SUN Simiao's academic thoughts, enrich the theory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edicine combination, and broaden the ideas for the treatment of heart diseases with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edicine combination.

Keywords: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edicine; *Beiji Qianjin Yao Fang*; SUN Simiao; Heart disease

针药结合是指以针灸学、药理学理论为指导, 根据针灸及/或穴位、药物作用的特点, 形成并实施针灸与药物共同治疗疾病及/或穴位给药治疗疾病的临床方案的科学过程^[1]。针药结合思想古已有之, 为疾病的诊治拓宽了思路。现代研究^[2-3]表明, 针药结合治疗心系病症具有起效快速、延缓病程等优势。

孙思邈作为隋唐医学之集大成者, 以《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方》)为代表作^[4]。目前, 关于

孙思邈的研究集中在养生^[5]、疫病^[6]等方面, 鲜有对其“针药结合”学术思想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千金方》的心系病症内容为出发点, 可进一步丰富孙思邈学术思想研究, 同时为针药结合治疗心系病症的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及借鉴。

孙思邈“针药结合”的认识

孙思邈在《千金方·孔穴主对法》言及: “针灸不药, 药不针灸, 亦非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重点专项(No.2022YFC3500704)

通信作者: 徐斌,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38号南京中医药大学针药结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邮编: 210023

电话: 025-85811262, E-mail: xubin@njucm.edu.cn

医”^{[4]1026}。该观点被认为是针药结合的代表性学术思想之一,深刻影响了后世医家对“针药结合”的认识及发挥。如宋代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明代朱橚的《普济方·针灸》均基于此倡导了“针灸须药”的观点^[7]。孙思邈推崇经典,博览针灸、药物方面的书籍,承袭了《黄帝内经》中“毒药攻其中,针艾治其外”的观点,发挥为“表针内药”,但是关于“表针内药”的内涵有待进一步的阐释。细查《千金方》原文,孙思邈创造性地针对同一病症开具了针、药处方,为针药结合治疗病症提供了具体内容,如在《千金方·三关主对法》治疗“寸口脉伏,胸中逆气,噎塞不痛”,提出服以大建丸、前胡汤,针巨阙并使用泻法^{[4]971}。

《千金方》心系病症用药选穴的特色

孙思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心系病症,本文以胸痹、惊悸、癫痫为代表性病症,分析其用药选穴特色,进一步探究其“针药结合”思想的内涵。

1. 胸痹针药结合的特色:温药为引,灸法为重 胸痹的病位在心,与肺、脾、胃关系密切,孙思邈注重调理脏腑间的相互作用,收录《金匮要略》4首方剂,包括栝楼汤、茯苓汤、橘枳姜汤及枳实薤白桂枝汤^[8]。其中栝楼汤为张仲景原方“栝楼薤白白酒汤”的化裁,去除白酒加入枳实以宽胸散结、生姜以和胃降逆,强调心胃同调。胸痹的症状中常提及“咳喘、短气”,治方选用细辛散、前胡汤等,其中细辛及前胡为肺病要药,前胡汤还配以大枣、生姜,同调心、肺、胃多脏。《千金方·胸痹第七》共列举方药13首,涉及药物三十余味,用药频数较高的为肉桂、甘草、枳实、半夏、生姜、栝楼实,多数为温补之品。现代医学表明,肉桂的有效成分可以通过调节免疫反应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9],甘草则能够通过抗脂质氧化等机制保护心肌功能^[10]。枳实与栝楼实为胸痹要药。而半夏与生姜为小半夏汤的组成,不仅可以改善胃肠功能^[11],还可以改善心功能不全患者的症状^[12]。

《千金方·心腹痛第六》依据脏腑理论将心痛划分为5种,即肝、脾、肺、肾、胃,并注明针刺用穴,其中“脾心痛”采用脾经的荣穴然谷、肾经的原穴及输穴太溪,承袭了《灵枢·厥病》中五输穴内调脏腑之用。胸痹篇则重用灸法,穴位选用天井、间使、临泣、鸠尾、期门及膻中。膻中属任脉,鸠尾属督脉,两穴调任督二脉以生化气血。期门属足厥阴肝经,临泣属足少阳胆经,天井属手少阳三焦经,三穴常主治伴有“胸痛心痛不得息”“胸胁痛,心痛”等肝胆不疏的

病症,共同调理心、肝、胆三脏。在治疗心痛暴症时,孙思邈详细规定了灸法的用量以五十壮、百壮为主,可见灸量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多数研究中并没有设置不同灸量刺激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缺乏对有效灸量方案的探究,补充和完善这方面研究有助于优化针药结合的治疗方案。

2. 惊悸针药结合的特色:巧用风药,针刺为主 孙思邈认为惊悸多起于“心气不定”,以虚证为主,遣方用药多治以安神定志、心脾同调。其中代表方为补心汤,《千金方·风虚惊悸第六》共收录3首,均配有茯苓、大枣。茯苓善健脾补中,有效成分茯苓素通过竞争醛固酮受体,具有明显的利尿功效,进而改善心功能^[13]。惊则气乱,孙思邈亦重视重镇之品的应用,如大定心汤的赤石脂、茯神汤的龙骨、补心汤的紫石英等敛气下行。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矿物类中药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的异常表达,减少氧化应激因子、炎症因子的释放等多环节发挥治疗的作用^[14]。风为百病之长,惊悸的病因病机多与风邪有关。因此,孙思邈在重镇方剂中常配以风药,意为升降并用,以复气机运行。而《千金方·风虚惊悸第六》载方23首,使用风药的有18首,包括大镇心丸、远志汤等均有防风、独活、羌活等风药^[15],是孙思邈治疗惊悸的特色所在。研究表明,风药能够通过抗炎、调控血管生成等多途径阻断心系病症的发病因素^[16]。

孙思邈针刺惊悸的治则治法与方药保持一致,主要涉及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经、足阳明胃经经穴,补心的同时亦重视调理脾胃。杨长森亦提出“针之理,即药之理”,其治疗气虚心悸时注重募配伍,用以养心安神^[17]。而孙思邈采用的穴位大部分在四肢关节以下,如神门、大陵、解溪等,疏通局部经络。孙思邈治疗惊悸收录有多组配穴,如“心下澹澹,喜惊”取曲泽、大陵,“心下悸”取通里。但是目前临床用于心系病症的研究常以内关单穴为主^[18-19],缺乏多组配穴间疗效差异的对比,借此可以进一步探究不同组穴与药物结合发挥增效减毒的最佳方案。

3. 癫痫针药结合的特色:药以大剂,灸以百壮 孙思邈认为癫与痫为同一种疾病,立“癫痫”之论^[20],在《千金方·风癫第五》详细论述了癫痫的病因病机、主要症状等。其中方剂共有14首,涉及药物九十余味。面对癫痫证候的多样性,孙思邈常选用大剂,方剂中多包含10味以上的中药,如续命风引汤、虎睛丸、雄雌丸等,具有攻补兼施、寒热同用的

特点。药物出现频次较多的依次为:人参、肉桂、甘草,可见癫痫的治疗中亦大量运用温药,取其温补心阳之效。癫痫病势急骤,症状复杂多变,孙思邈用药时多配以金石重镇之品,代表方为紫石煮散,该方出自《金匱要略》的风引汤,有“除热瘫痫”之功。现代临床研究表明,风引汤可以有效治疗多发性抽动症、高血压等疑难病症^[21-22]。

孙思邈记载治疗癫痫的针刺处方涉及多个穴位,与方药的用量上有共同之处,且多分布在脑部。灸法方面,常选用生殖器部位的穴位。究其原因,癫痫多与肝风内动、上扰清窍有关,而生殖器与肝经存在特异性联系^[23]。灸量方面,孙思邈也强调了具体壮数,灸治脑部的穴位甚至达到三百壮。现代医学证实癫痫会对海马神经元造成损伤^[24],运用脑部的穴位进行治疗,可以减少癫痫发作次数^[25]。此外,孙思邈创制的著名穴方“十三鬼穴”,载于《千金方·风癫第五》,详细论述了具体穴位及取穴顺序,后世多沿用于情志病症^[26]。《千金方·好忘第七》记载的“开心散”也常用于情志病症,现有研究将两者结合用于临床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症状,结果表明针药结合组的疗效优于单纯方药组^[27]。提示《千金方》的验方和验穴可以进行有效组合并开展广泛的临床实践,探究针药结合协同增效的作用。

针药结合辨证理论的核心内容:多脏同调,疏通经络

针灸与中药存在理法之异别^[28],不同医家对其纲领性辨证理论的侧重有所差异。其中,针灸领域的学者陈采益等^[29]认为针灸辨治脏腑病症时当以经络辨证为主,脏腑辨证为辅。而孙思邈在心系病症遣方用药的辨治过程中,以脏腑辨证为纲领,佐以经络辨证。两方站在不同领域的视觉阐释了两种辨证理论主从地位的差异。回顾历史,脏腑辨证在中医辨证体系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理论源于《黄帝内经》。考究经络辨证的形成,张旭东等^[30]总结其雏形初现于《十一脉灸经》,根基奠定于《黄帝内经》,由此“脏腑-经络辨证”形成交汇。孙思邈法宗《黄帝内经》,在《千金方》中系统总结了“脏腑-经络辨证”理论,补充了更多的方证内容,实现了脏腑辨证向脏腑证治的转变。在心系病症针、药处方的辨治思路中,可以归纳其核心内容为多脏同调、疏通经络。

目前,针药结合学定义为针灸与中医、西医学学科交叉的一个新学科,尚未明确提出以哪一个辨证

理论为纲领。通过探析孙思邈针药结合治疗心系病症的思想内涵,可以窥视脏腑辨证与经络辨证相辅相成。而张树剑等^[31]曾指出:“针灸诊疗理论存在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不足,在临床针灸中,有时没办法满足中医方药诊疗模式下的条条框框”。这对针药结合的应用有所启发:既不能笼统地套用方药的脏腑辨证,也不能单纯以针灸的经络辨证为指导。在针药结合的临床实践中,无论是心系病症还是其他疾病,首先要辨明病变脏腑,脏腑是针药效应的靶点,研究^[32]表明,针刺能够增强药物在靶向调节器官的血药浓度,从而发挥针药结合的增效作用。其次是辨明所在的经络,经络是针药的作用路径,疾病的发生不仅是一个靶点的异常,发挥针药多靶点效应需要依托庞大的经络系统。因此,针药结合达到“理法”与“实践”相呼应的理论基础为“脏腑-经络辨证”。尽管“脏腑-经络辨证”建立于传统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但是其概念能够与西医微观思维(靶点)相联系,契合于多学科交叉的针药结合学。有学者基于此提出了“以针导‘药’、靶向趋病的针药并用研究新策略”^[33],突破了中医的惯性思维,实现中西医思维模式的结合,推动了针药结合学的学科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明确提出“脏腑-经络辨证”是针药结合的辨证纲领。

小结

本文通过分析孙思邈治疗胸痹、惊悸、癫痫病症的针药结合特色,归纳其方药特色为重视运用温药、风药,针灸特色为重灸法、灸量,总结其核心内容为多脏同调、疏通经络。同时,进一步提出了“脏腑-经络辨证”为针药结合辨证理论的辨证纲领,既传承了孙思邈学术思想,也充实了针药结合理论,为针药结合的具体应用提供方法技巧及思路。

参 考 文 献

- [1] 程海波,徐斌.针药结合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 [2] ZHANG T,YANG W X,WANG Y L,et al.Electroacupuncture preconditioning attenuates acute myocardial ischemia injury through inhibiting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mice.Life Sci,2020,248:117451
- [3] ZHANG K,LI Y,TANG Q.Acupuncture for stable angina pectoris: A few noteworthy additions.Eur J Prev Cardiol,2020,27(19): 2063-2064
- [4] 唐·孙思邈,李景荣,等,校释.备急千金要方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 [5] 杨丽,王德辰,刘国华,等.孙思邈“养性”内涵发微.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1):5411-5414
- [6] 杨瑞华,吕文亮,孙玉洁,等.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疫病学术思想探微.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5):2461-2464
- [7] 代冉冉,王欣君.针药结合疗法的指导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策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39(7):606-612
- [8] 刘博,郝征.《千金要方》中的胸痹辨治分析.中医药导报,2019,25(15):16-18
- [9] SHANG C,LIN H,FANG X.Beneficial effects of cinnamon and its extracts in the manage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diabetes.Food Funct,2021,12(24):12194-12220
- [10] 申冬冬,桂枝甘草汤对心力衰竭大鼠心肌凋亡及心肌细胞 TGF- β 1、ICAM-1表达的影响.中华中医药学刊,2018,36(4):932-935
- [11] 廖秀秀,聂克.小半夏汤通过调节Gasdermin E改善大鼠化疗性食管癌.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2021,35(10):745-746
- [12] 许永波.小半夏汤联合外台茯苓饮对右心功能不全患者的疗效分析.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23,11(4):39-41
- [13] 左军,祁天立,胡晓阳.茯苓化学成分及现代药理研究进展.中医药学报,2023,51(1):110-114
- [14] 柴士伟,范栢爽,宋学姣,等.矿物类中药治疗失眠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天津中医药,2024,41(3):403-408
- [15] 杨珊,江玉,王倩,等.试述孙思邈应用风药的学术经验.中医杂志,2015,56(10):895-897
- [16] 杨雪卿,王显.风药在心脉病证中应用的研究进展.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2):638-640
- [17] 杨长森.针灸中药临床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51
- [18] 杨智文,许安萍,张阳,等.针刺改善不可预知性温和应激模型大鼠心功能及外周piezo表达.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3,43(10):1236-1241
- [19] 杨文秀,陈栋遥,杨嘉丽,等.不同强度电针预处理对急性心肌梗死小鼠心功能及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针刺研究,2022,47(11):955-961
- [20] 姚渊,刘晨园,王雪玘,等.基于中医古籍文献的痫癫狂辨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7):1059-1063
- [21] 齐越,魏小维.风引汤治疗多发性抽动症37例.河南中医,2013,33(7):1030-1031
- [22] 刘理琴.加减风引汤治疗肝热阳郁型高血压病32例.光明中医,2014,29(1):104-105
- [23] 张立志,许能贵,孙健,等.基于“足厥阴肝经环阴器”理论探讨肝经与生殖器的特异性联系.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2):690-692
- [24] SENEVIRATNE U,WOO J J,BOSTON R C,et al.Focal seizure symptoms in 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ies.Neurology,2015,85(7):589-595
- [25] 林丹霞,陈振.点灸治疗老年癫痫的临床观察.中国民间疗法,2018,26(9):16-18
- [26] 黄杨,程文静,李鹏,等.针刺十三鬼穴对抑郁模型大鼠脑组织中kir4.1蛋白表达的影响.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1):6776-6780
- [27] 谷婷,王瑞辉,吴涛,等.针刺十三鬼穴联合开心散治疗围绝经期轻度抑郁症疗效观察.中国针灸,2020,40(3):267-271
- [28] 高树中,刘兵.针、药理法之异别与结合之优势.科技导报,2019,37(15):87-90
- [29] 陈采益,徐斌.基于区分经筋病症与脏腑病症进行针灸辨证论治的思考.中国针灸,2017,37(10):1105-1107
- [30] 张旭东,李瑞.经络辨证的源流与发展发微.上海中医药杂志,2017,51(7):34-36,69
- [31] 张树剑,黄龙祥,赵京生,等.对针灸“辨证论治”的回顾与省思.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37(1):92-99
- [32] 张志星,成泽东,李春日,等.针刺对肺癌小鼠体内紫杉醇分布趋向性的影响.中国针灸,2014,34(12):1208-1213
- [33] 陈波,李柠岑,陈双莉,等.以针导“药”、靶向趋病的针药并用研究新策略.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4):1878-1883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日)